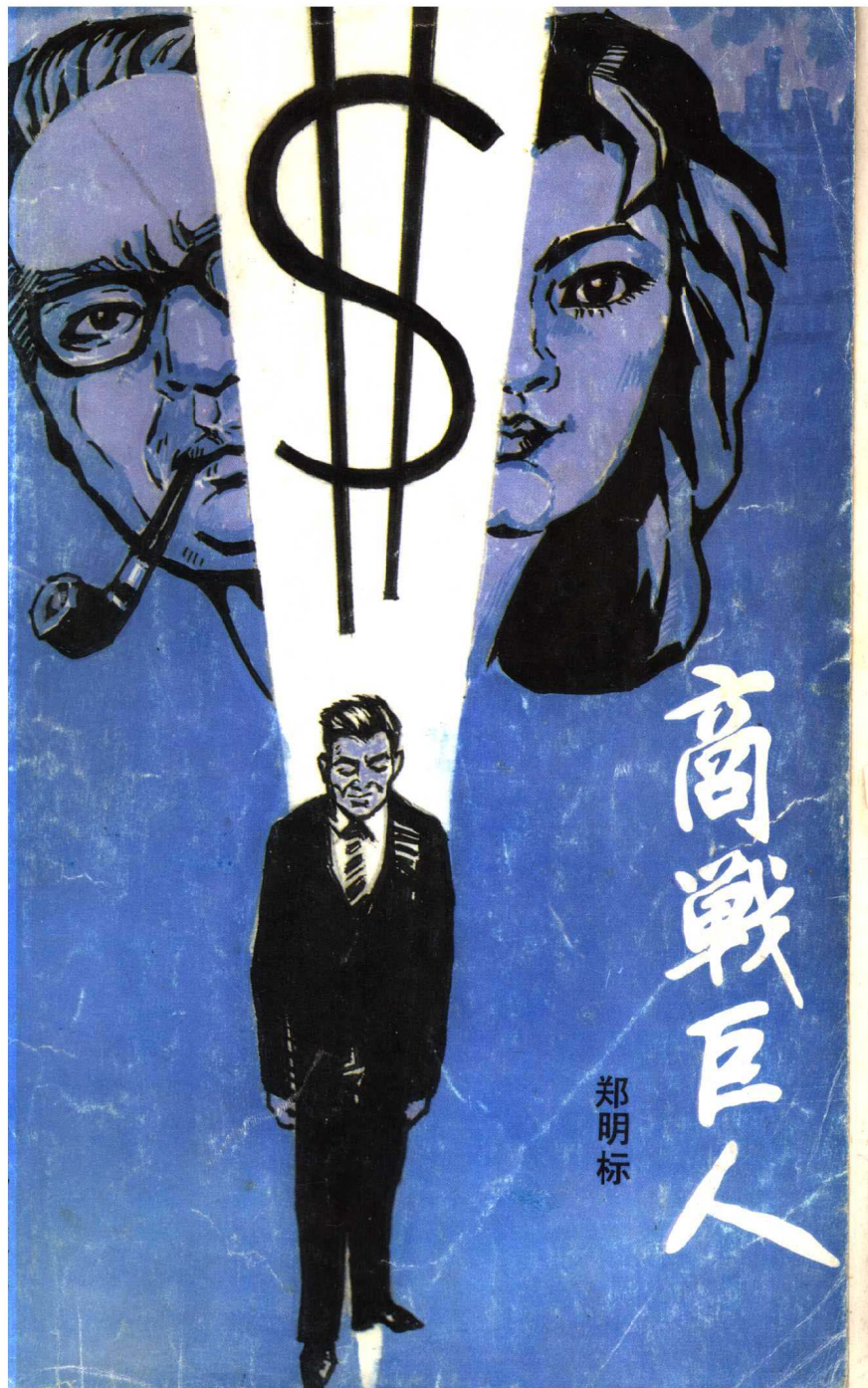




商戰巨人

郑明标

商戰巨人

郑明标

廣州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 邱 昶
封面设计 陈树贤

商 战 巨 人

郑 明 标 著

广州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503号7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0.75印张 20万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431—0220—X

I·111 定价：4.00元

目 录

- 一、神奇莫测的怪物(1)
- 二、一对孪生兄弟(15)
- 三、在人生的拳击场上(49)
- 四、永远的刑罚(81)
- 五、朋友·爱人·敌人(116)
- 六、帷幄之中(159)
- 七、栽着奇花异卉的院墙之内(204)
- 八、不可披露于世的秘密(251)
- 九、愚蠢的障碍物(281)
- 十、时代的命题(309)

一、神奇莫测的怪物

神奇英：

1 一位大约五十多岁穿着西装革履的先生，在二十三层高的乐记银行大厦楼顶花园中徘徊。他两撇稀疏的八字眉眉头紧蹙，那张有点虚胖的圆脸十分苍白。他的大肚皮挨着花园中堆叠镂空、错落有致的假山那粗糙和凹凸不平的岩石，随着他缓缓地踱步，那副毕挺的深棕色西服被磨擦得沙沙作响，他也没有发觉。喷水池高达两米的几十条小水柱被微风一吹，细碎的水珠撒满他那斑白的头发，他也毫无知觉，只把一双呆滞的眼睛怔怔地望着那秋高气爽碧蓝的天际。显然，朝阳、蓝天和精致美丽的楼顶花园在他心中不复存在，他的思绪早已驰向不可知的冥冥世界。从他黄皮肤黑眼珠，矮胖而腆着大肚子的身材，烫熨得有棱有角的头发和十分考究的高级西服来看，这是一位有身份的华人。但为什么在这一刻千金的大好晨光中，他不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运筹帷幄，发号施令，反而丧魂落魄地在这阒无一人的楼顶花园上痛苦地皱眉伤心呢？他，锃亮的皮鞋离开喷水池和假山，缓缓地穿过五彩缤纷的花圃，直向外围蹒跚走去。他那双肥厚的手掌一按住凉飕飕的雕花铁栏杆，一颗颗浑浊的老泪竟从那有

点浮肿的下眼睑滴落下来，肥厚的唇角也微微抽搐。他，开始无声的抽泣……

从乐记大厦楼顶望下去，皇后大道熙来攘往的小汽车犹如一群为觅食生存而忙碌的小龟在缓缓地爬行。邱乐田两手按住铁栏杆探头往下望去，心中强烈一颤，顿时浑身流出了一阵冷汗，心脏怦怦地猛跳，两腿软绵绵地，身子好似轻飘飘悬空起来。他心虚地用力攥住了铁栏杆，极力想把身子稳住。他扪心自问，他这么一个伟男子，一个富甲一方和呼风唤雨的人，一个曾经在商战中冲锋陷阵的强者，现在怎么胆小如鼠呢？他已经整整想了三天三夜，今天中午十二时，是法院给他的最后一个时刻。他搜索枯肠左思右想，的确无路可走啦，但为什么现在要跨过这道铁栏杆，这道生命的界线，却这么心惊胆战呢？

好几天前就在他这座乐记银行大厦门口，千百个人头攒动，撕心裂肺的叫嚷声、斥骂声、哭啼声令他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关闭的银行铁门上一声声砰砰响的撞门声敲得他心急如焚。严重亏损和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一发生挤兑风潮，不单会把他的偌大的家族企业淹没，而且也震动了香港整个金融、企业界。他把动产与不动产一笔笔作了估算，除了他妻子的私家钱和股票他动不得之外，把企业、银行和全部资财交出去，起码还亏空五亿港元。他又把周围的亲友一一数去，一个也帮不了自己的忙。唯一能助他一臂之力的老友江沱，几年来早已不同他来往，自己也羞以见他。妻子如陌路人，还咒骂他早死早好。大女儿在几年前把他骂得狗血淋

头，至今离家不归。二女儿年纪轻轻，虽然同情他可怜，但也爱莫能助。公司的那些雇员，树倒猢猻散，谁都躲得远远的。要回归故里，隐居林泉吗？他是没有家乡好回的。虽然，他的祖坟位于近在咫尺的大陆某地，但他三代人驻港，家乡和祖坟都已成为依稀的记忆了。想到这里，他胆颤心跳地哆嗦起来……可是，真的一定要走这条绝路吗？堂堂一个大实业家，昔日咳嗽一声港岛颤动的巨人，如今一不走运，就只能血洒长空，粉骨碎尸吗？他五脏六腑在焚烧，颅脑在嗡嗡地轰响，神志昏乱可又异常清醒。人生谁无死？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到头来不也一一头枕青山魂归黄泉？在这乱哄哄人吃人的尘世上，什么吃喝玩乐、美女佳肴，都尝遍了；什么荣华富贵、高位厚禄，也不外如此！今生今世，他还企盼什么呢？与其受苦受惊，受气受辱，不如……他咬了咬牙，艰难地腆着大肚皮，挪动着笨重的身子，吃力地攀越着铁栏杆……

2 在远离乐记大厦的太平山麓卢吉道旁，一座豪华别墅三楼一个大卧房里，贝萱正打着手势叫那位脱掉西装上衣，只穿着一件白恤衫的伍仙文抬起下颏，眼望窗外的红花绿叶、蓝天白云，以便充分显露出他那潇洒倜傥的风姿。他虽然十二分的不愿意，听从一个女人的指挥，在她的相机前作出种种姿态，这岂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作了她的俘虏？！假如她是他情投意合的青春女郎倒还罢了；可站在他跟前的，竟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富家太太！堂堂一个男子汉听她摆布，岂不是她的佣人？！

“眼睛看着我……下颏抬高一点……好，别动……”镁光灯一闪，轻轻的咯嚓一声，她又完成了一帧杰作。

贝萱是国际摄影沙龙香港分会的理事，是一位卓有成绩的业余摄影家。今天她花了五万元港币买来一架联邦德国的高级相机，就邀请仙文到她家试一试镜头。仙文被她拍了十多张相片之后，不耐烦的情绪渐渐堆在他那白皙的脸上。他正要衣架上拿他的西装上衣，只见贝萱又对他摇了摇手。他知道，按照她刚才宣布的计划，他还要站在金鱼缸旁再拍一张逆光的。他在心中升起一股怒火，想要违抗她的命令；但继而一想，他这一身标准的健美身材，在维多利亚公园、浅水湾泳场、狮子山隧道口、快活谷赛马场等地不知道被多少女郎拍过了照。今天在邱太太面前拍几张，也不值得大动肝火。虽然她丈夫眼下听说快破产，但总不能以暂时的成败论英雄。在商战中的乞丐与富翁是随时可以易位的，谁能料到他不会蹶而复起，卷土重来呢？而这么一位有身份的中年女人对自己特别青睐，无论如何也不必辜负她的信任和情意。自己虽然与她相差二十岁，但说不定在今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还会在某段途程、某个驿站要与她结伴而行呢！他想到这里，又听从她的摆布，在金鱼缸旁让她照了一张。

当仙文完成了拍照后，抬头看到贝萱那张含情微笑的脸蛋，一股股同情、厌烦、喜爱、憎恶的感情掺合在一起，在他心中缠绕着、纠结着。是的，她尽管人届中年，但那个娇小玲珑的身躯里仍躁动着强烈的青春活力，如同少女般白净细嫩的脸肤就象一朵永不凋谢的牡丹盛开着。但是，如果他的

铁石心肠被这样的贵妇人软化，自己的锦绣前程会不会罩上一片永难摆脱的云翳呢？他茫然了！

给仙文用强光、弱光、逆光分别拍完了正面、侧面、全身、半身、站姿、坐姿等姿态的照片之后，面对这么一个每片体肤和每条肌腱都焕发出勃发生机的青年，还有那张英俊的青春脸膛和神采迸射的眼睛，她简直没有力气掀动最后一次快门啦。烦躁的情思、冲动的爱欲顿使她脸上热辣辣地，两腮隐隐发烫。她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要失态，不能出丑，勉力装出一副从容自在的姿态，终于完成了她这部名牌相机试机的计划。长期以来，空虚的生活令她对人生产生极度的厌倦，最近丈夫事业的失败，更令她对前途感到幻灭。她恨自己的丈夫，可又不得不怜悯他。她丈夫银行的倒闭，意味着套在她身上的绳索将会解脱开，他再也无能为力来束缚她的行动了。可是，凭着自己那一份财产，她能够自立门户大展鸿图吗？在这茫茫人海中，将去何处寻觅新的知音和新的伴侣呢？眼前这个简直可以当她儿子的年青人，他虽然对她言听计从，可是今后能陪着她去开辟人生新的处女地吗？在他身上，是不是能够寄托她的希望和理想，满足她的欲求与意愿？凭着她的直觉，她简直就无法抓住眼前这个青年的心。他太年青，太能干了，她的满腔热情只能受到他的唾弃和嘲笑。想到这里，辛酸的气流就在她心中晃荡。啊！人生如梦，眨眼间就是倾家荡产，大厦倒塌。只要能获取眼前片刻的欢乐……她想到这里，手中的照相机啪地一声掉在乳黄色的地毯上，冲动的感情驱使她往前冲去。她突然把仙文的脖子抱住……

仙文被她这突然的袭击吓得惊慌失措：“不不，您别这样……”他把她的手掰开，象见瘟疫般躲开去。

“我求您……”她呼吸急促，理智给感情压倒，冲动的本能把礼教推得远远的。她又冲上前，把小巧的嘴唇直往他那强健的腮肌疯狂地吻着。

“不，您要尊重自己……”仙文用手挡着她那贪婪的小嘴，又挣扎着躲开去。

“……您，原谅我吧，我没有爱情，没有幸福，没有前途……我知道，这些您也不一定给我，我只要暂时的安慰……虚幻的……”贝萱喃喃地恳求着他。

仙文不理睬她，一手就要往衣架伸去。贝萱见状，一腔怒火不禁升腾起来，把身旁床上的枕头抓起来就向他摔去。可是，却突然发现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写着字的信箋。她十分敏感地吼了起来：

“又是这只野猫，到外面吃腥，回家来还不知道把嘴抹干净。”她一边骂着，一边拿起那信箋。

仙文乘机在衣架上拿下西装上衣，急匆匆地把它套在身上。

“……我死后，按我交给林律师的遗嘱，把财产分给你，倩儿和椰儿……”

“这是什么鬼信？”贝萱把信箋扔在地毯上，“啊，这……”她突然猛省，又慌张地伸出手把信箋抓了起来。

仙文一边扣着西装上衣的纽扣，听她念着那信笺，心中诧异，便走近床边歪着头看信：“啊……这是绝……笔……”他吓得惊呼起来。

“哎呀呀！这老头子怎么昏了头……”贝萱不禁放声啼哭，手足无措地又攥住仙文的手臂。

“别慌，别慌；董事长究竟死了没有，还能救吗？……先打电话到银行去！”仙文镇定而又急促地说。

贝萱听他这么一说，立即把哭声刹住，她稍稍镇定下来，抢过床头柜上的电话听筒，正要拨号码，又停下手来，一个念头突然浮上她心头：“究竟他是死了好，还是不死好？他死后，我怎么办？……”

在贝萱停手拨号的时刻，仙文站在一旁也暗忖道：“他死了，我怎么办，她怎么办，要是不死呢？……”他脑中的思绪象舞会上的五彩灯光在急速地变幻着。

贝萱薄薄的嘴唇咬得紧紧的，一圈朱红的唇膏不知道是被急促的鼻息烘湿，还是被泪水渗透，慢慢地漾开了来。她在抽泣中终于把听筒又放回床头柜上。

铃铃……不料那听筒刚放下去，电话却响了起来。贝萱神经质地躲着那电话猛地跳起来，好似它是快要爆炸的炸弹。

此时，仙文却好似胸有成竹地把听筒拿起来。贝萱心里另一个念头又霎然浮起：

“不，我房间里的电话您怎么能听？”她一边说又把听筒抢过手来。

“哎……哪位？……啊，是您！……”她的手一颤抖，

听筒从手上滑落下来，砰的一声摔在床头柜上……

3 似大豆般大小的冷汗从邱乐田的额上沿着两颊滴落到铁栏杆上。他脸色铁青，上面一排门牙把下唇狠力一咬，一滴滴血珠子从厚厚的下唇渗了出来。他吃力地正把一条笨重的粗腿盘上栏杆的横杠，一只大手突然按住他的肩膀，有力地把他向下一扳……

“啊……是您……拓洋！”乐田弯过粗短的脖子惊叫起来。

江拓洋用手帮乐田把那条盘上铁栏杆的大腿挪下地来，又半拽半搀地把他拉到假山旁一只石凳坐下：“邱叔，有什么事想不通呢？我们慢慢来找办法吧！”

乐田从对方的话里也听出他已了解自己的苦衷，一串眼泪又象珠子似从眼眶滚了出来。在晚辈面前丢尽了丑，他羞惭得把硕大的头颅耷拉下来，胖墩墩的下颏一直抵在胸前那条领带三角形的带结上。

“邱叔，您想不通的，不外就是钱嘛！我找我爸爸，一定替您想想办法。”拓洋开门见山地劝说着他，眼睛露出诚挚的光彩。

“您……什么时候回来的？”乐田羞得没有脸面见人，眼睛不敢碰到对方的视线，只得找出一句话来转移拓洋的话题。

“我回港好几个月啦，乐记银行和乐田（集团）发展公司的业务，我也听到了一些。我爸爸这几年来也走下坡路，可是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屡败屡战，有朝一日我一定

东山再起！’您看，这话说得多好！”拓洋想用他爸爸的话来激励对方，可是不料却更勾起了乐田的陈年心病：

“我怎能跟令尊比，他是军人的脾气……唉，都怪我不听他的话……”他刚抬起来的脑袋又垂落下去，两鬓早生的几络华发挂在宽阔的额头上。

原来，拓洋这几天听到乐记银行的挤兑风潮。由于公司股东与债权人强烈反映的意见，法庭已经考虑在几个钟头后要颁发对这间银行的接管令。他不忍心看到一个偌大的企业集团象冰山崩塌般垮掉；乐记银行的倒闭还会引起本埠各个大企业集团的连锁反应。加上他与乐田的大女儿还有一层特殊的旧谊，因此，他今天特地找上门来，一直找到这闻名全港的楼顶花园。此时，他用好言好语先把乐田劝下了楼。挂了一个电话后，他又把他搀上他的私家车……

金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它本身是无罪的，是纯洁无邪、美好可爱的。在这以金钱为中心，金钱万能的香港社会里，一切都罩上金钱的影子，一切都摆脱不了金钱的羁绊，金钱成为一种神奇莫测的怪物。它可以使人笑，使人哭；可以令人生，令人死，可以把人推上权力的峰巅，也可以把人推下痛苦的深渊。它膨胀的时候，可以令人走红发福，得意忘形，寻欢淫乐。它温驯的时候，可以造福社会，把荒凉偏僻的郊野广漠建成为如花似锦的人间天堂。它肆虐的时候，可以让人互相杀戮，出卖灵魂。金钱可以是万善、万能、万恶之源，乐田假如没有发财致富，就不会挥霍糜费，就不会差一点成为金钱的祭品。拓洋把他从地狱的边缘挽救

过来，下来的紧急任务是要在几个钟头内说服自己的父亲，提供一大笔银行存款及股票保证书给法庭，先把乐记银行保住，乐田（集团）发展公司的其他企业才不致被陆续拍卖；然后再想方设法让这些企业扭亏为赢……拓洋坐在汽车里，一个个雪茄烟的烟圈从他的口中喷了出来，一个个不同的方案也在他脑中不断地编织成形。可是，计划与方案毕竟是纸上美丽的图画，要把它们投进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金融与企业生产系统中去，并企图收效，这是谈何容易的事情呀？就象他爸爸骂他一样：“你这洋博士能管好大企业集团，我从香港仔水塘坝上翻筋斗到维多利亚港里去！”他爸爸会动用大量的资金帮乐田的忙吗？他会见死不救吗？再说，那年乐田由于与他爸爸闹翻，乐田还把他与邱倩的婚事拆散了。对乐田这么一个人，他应该帮助他，能够帮助他吗？他与邱倩的爱情还能够修复过来吗？听说，她后来也跟她父亲吵翻了，单身跑到泰国去，说不定她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想着想着，他那一双宽厚的手掌心已经沁出一层湿漉漉的汗花来……

平治牌的小轿车在太平山麓柏油马路上疾驰，欢快的车轮宛如跑到一条宽阔的平滑绸带上，发出丝丝的低响。汽车里谁也不会说一句话。车轮磨擦路面轻快的沙沙响声，只能增添车内沉闷的气氛。大道两旁铺金堆银的青山与花团锦簇的花圃，对于车主人来说早已熟视无睹，失去了它们的观赏意义。乐田此时五官的触觉、听觉、嗅觉、视觉，甚至都已成为多余的了，外部世界对他来说早已不复存在。他意识深

层中的独立王国，正展开一场腥风血雨的搏斗！

他百思不得其解，才几年工夫，他庞大的企业集团犹如山崩地塌一样，眨眼间就垮下来。特别是今年，败得更惨。春夏之间，从中国大陆刮来了一场飓风，北京的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香港部分工人和市民也骚动起来了。有的人说，中共要动用武力收回香港；有的人说，穿着绿军装，扎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就要开过罗湖桥来啦！怡古商行挪动资金往澳洲，太和公司抛售大批企业换作黄金移到美国，地产已成为有价无市的特种商品，工厂纷纷关门。印尼财团梅特克全家迁回雅加达，波士顿财团阿巴林携妻带儿连夜乘专机回美国……乐田尽管有几代人辛辛苦苦营建起来的庞大金融、企业集团，被这股特大洪水一冲，也不免墙倒楼塌，瓦飞砖碎，人仰马翻。往日的大富豪如今成为丧家犬，平日里港督的座上宾，说不定转眼可能成为警察署的阶下囚，这怎不叫他丢魂失魄呢！难道说，同车坐着的这个二十几岁年青人，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能帮他抗拒灭顶之灾，能救他脱离火海？拓洋唯一的招数，恐怕是劝说他老子对他伸出援助之手。可是那脾气粗暴的江沱，他会原谅他吗？他会为他冒着同归于尽的危险助他一臂之力吗？何况这热血心肠的洋博士，他的婚姻恰恰是被他拆散的，他能原谅他吗？帮助他吗？这真是不堪设想的事！不过，看拓洋今天这个态度，这般言语，他说的话是一定会做到的。记忆中一个镜头突然跳上他脑屏幕上……

在九龙弥敦道一个拳击场上，一场不同重量级破例举办

的拳击赛开始了。拳击场中彼此虎视眈眈的对手，一个是十八、九岁牛高马大的青年，一个只是十三、四岁身瘦腿细的少年。裁判一声令下，两个人就挥动着各自戴着皮手套的拳头向对方猛击。两个拳击手一高一矮，身体重量悬殊。可是那少年却打得异常英勇。他那刺、直、勾、摆、抄等拳法，每次都象雨点似地打在对方身体正面脐部以上的部位，显示出他的拳法师出有门，步步是法。可是，尽管他敏捷的拳法与迅速转动身子的灵活步法打得对方懵头转向，毕竟力度不足，那壮实的青年仍巍然不动，只是不断地转动着身子招架对方的猛烈进攻。每两分钟一个回合，一直打了七个回合，双方的得分不相上下。那少年打着打着，力气渐渐不支，脚步也凌乱起来了。那青年瞅准对方的空档，猛一拳击在对方右肩上，一下子就把那少年打翻在地。由于用力太猛，那少年稚嫩的锁骨立即折断了，疼得倒在地上滚了几滚，口里溢出一绺鲜血来。那裁判站在他身旁一、二、三、四、…数着数，一直到十秒钟见那少年仍爬不起身来，就要宣布胜负。可是就在那第十秒钟时他的手刚刚挥下去，那少年却神奇地从地上一跃而起，朝那青年拳击手直冲过去，用自己的头颅猛撞在那青年的腹部上。那青年毫无准备，也完全不知道对方会要出不按拳击法规矩的袭击来，一下子就被他撞得身子后仰，脑袋猛然碰在硬木板的地上，立即昏倒过去。拳击场的医师赶来抢救，可是，那青年已一命归阴！那少年因违犯竞技规则打死人，他的家长赔偿了五十万港币才把这件官司了结。此后，那个少年医好了肩胛上的锁骨，又重新到

拉可邑芒个
谁也不敢与他对打

处找拳击手比赛。可是整个港九，谁也不敢与他对打啦……

记忆中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洋博士了。世界上往往有不按常规办事而收到奇效的。想到这里，乐田心中不禁肃然起敬！

平治车驶近了乐田别墅的大铁门，司机揪一下方向盘上一组电脑数字，铁门倏然自动打开。汽车沿着长长的林荫道开到大楼前，乐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从汽车里出来和进屋的。反正他已浑身无力，朦朦胧胧地任凭司机与拓洋象抬一条死猪一样把他抬到了大厅里的沙发上。

拓洋要在下来的几个钟头里为挽救乐记银行而作紧张和毫无把握的努力，他交代好邱家的女佣好好看护邱董事长，就乘车走了。

那个女佣正要上楼去请邱太太下来，乐田突然向她摇了摇手，自己挣扎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进了电梯。

贝萱刚才见到丈夫的绝笔信大哭了一场，哭她命运多蹇，哭她富贵无望，哭她跟着他名声狼藉，被他连累苦了！他真的死了，她去美国好，还是英国好？在美国她有一些亲戚朋友；在英国，仙文的舅舅开着一间小公司。可是，他肯带她去英国吗？乐记银行倒闭，他这个去年刚进银行的会计部主任会有什么新的盘算呢？她在哭哭啼啼中脑子里闪过种种打算，可是却接到她丈夫平安无事的电话！他没死，她也大哭一场。她到底为什么又哭，自己也闹不清楚。她只觉得全身瘫软，怎能谈到下楼去接那个老不死呢！

乐田冲进了三楼自己的卧室，连看也没看妻子一眼。他